

收获

LITERARY
BIMONTHLY

长 篇 专 号

贾平凹 山 本

宋 尾

完美的七天

黄永玉

德国的阳光和星空

春卷
2018

长江出版社

非 外 借



收获

LITERARY
BIMONTHLY

长 篇 专 号



春
卷

 长江文艺出版社

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收获长篇专号.2018.春卷/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编. 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702-0292-8

I. ①收… II. ①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9519号

名誉主编 ■ 李小林

主 编 ■ 程永新

副主编 ■ 钟红明 王 彪

出品人 ■ 尹志勇

策 划 ■ 黄 嗣 阳继波

责任编辑 ■ 杜东辉 彭秋实

责任校对 ■ 陈 琪

责任印制 ■ 邱 莉 胡丽平

封面设计 ■ 李 筱

插 图 ■ 木 森

出 版 ■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■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
邮 编 ■ 430070

网 址 ■ 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发 行 ■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 话 ■ 027-87679360

印 刷 ■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■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 ■ 25 插页 2页

版 次 ■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字 数 ■ 630千字

定 价 ■ 35.00元

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

地 址 ■ 上海巨鹿路675号

邮 编 ■ 200040

电 话 ■ 021-54036905



山
本

贾平凹
4

民间说野史
历史漩涡中的苦难与悲悯

■ 287

陈思和

■ 291
王春林

完美的七天

宋尾
304

德国的阳光和星空

黄永玉
393

收获

LITERARY
BIMONTHLY

长 篇 专 号



春
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Contents
目
录

春卷

山
本

贾平凹
4

民间说野史
历史漩涡中的苦难与悲悯

■ 287
陈思和

■ 291
王春林

完美的七天

宋尾
304

德国的阳光和星空

黄永玉
39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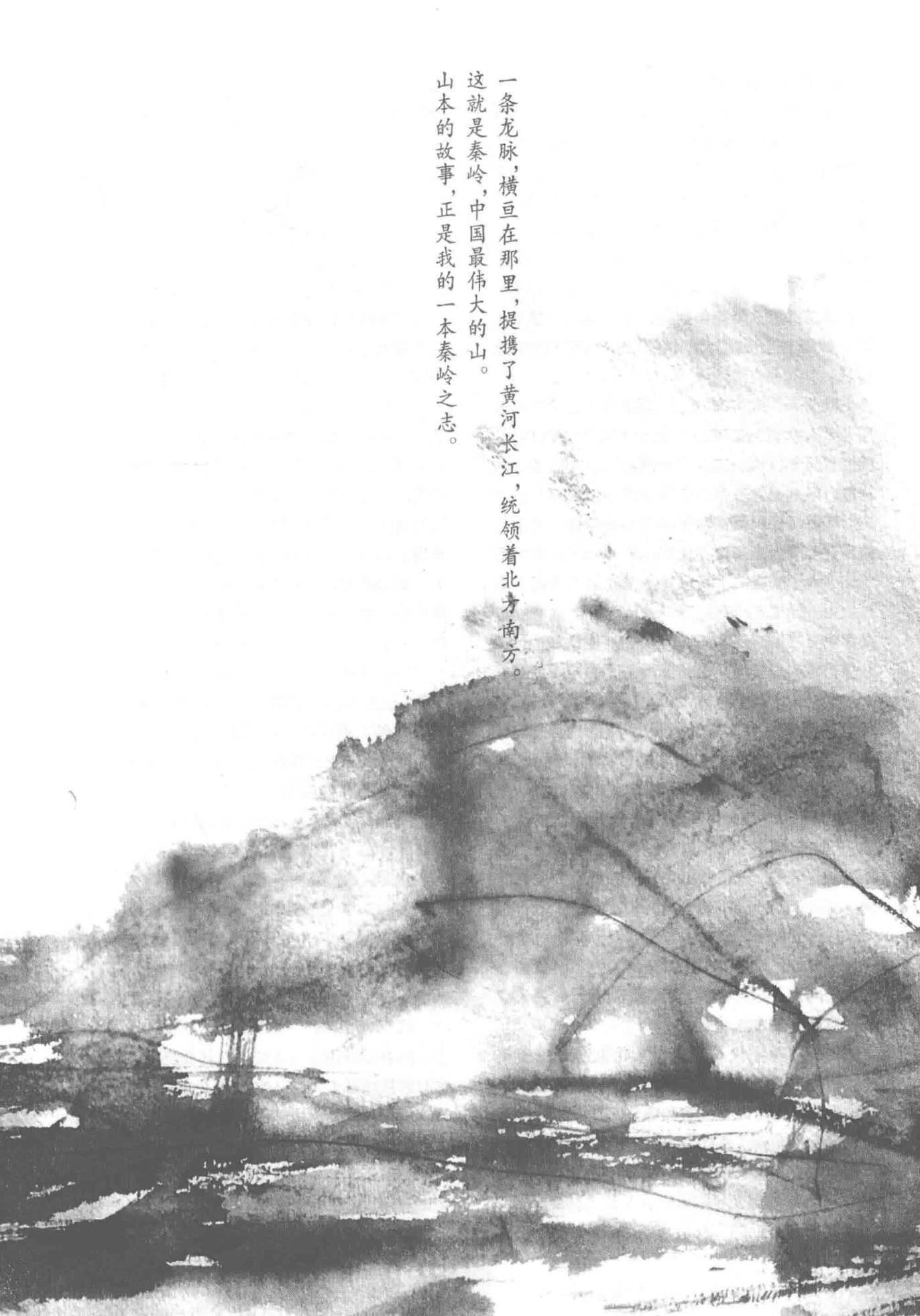
山

平四

本



一条龙脉，横亘在那里，提携了黄河长江，统领着北方南方。
这就是秦岭，中国最伟大的山。
山本的故事，正是我的一本秦岭之志。



陆菊人怎么能想得到啊，十三年前，就是她带来的那三分胭脂地，竟然使涡镇的事全变了。

陆菊人是纸坊沟的，离涡镇八里地，沟里有座九天玄女庙，也有三家安着水轮的造纸作坊，陆家只长年给这些造纸坊里割送毛竹。陆菊人八岁时，娘割毛竹被葫芦豹蜂蜇死，爹到镇上杨记寿材铺赊了一副棺，四年了仍不起钱。杨掌柜提出让陆菊人来当童养媳吧，爹同意了，并说好等陆菊人十二岁的生日就送去。陆菊人去镇上看过社火，知道有个杨记寿材铺，门口老放着一口漆黑发亮的棺，还作想，人死了就是没寿了，怎么还把棺叫寿材呢？也见过了杨家的儿子，只有七八岁呀，两筒子鼻涕，和一帮子伙伴在土堆上玩“占山头”。他总是上不了土堆，一上去就被赶下来，绕着土堆跑，还在喊：拿绳子系我呀，否则我要飞了！陆菊人不愿意去做童养媳，嫌爹心硬。爹说：涡镇上有好日子！再说，纸坊沟离镇子近，我想你了会去看你，你想爹和弟弟了也能回来。陆菊人唬了眼要和爹嚷，但她到底没有嚷，到九天玄女庙里磕了头，说：我去了就再不回来！话刚说完，庙梁上掉下来一条蛇。她拿了树枝子打蛇，蛇身上一坨大疙瘩跑不动，就往外吐，吐出来了一只蛤蟆。蛤蟆还活着，陆菊人就把蛤蟆放生到树林子去了。

这事陆菊人没给爹说，从此也没给过爹笑脸。平日里去地里锄草，或到沟溪里洗衣裳，常常发呆，看纸坊沟两边的乱峰直起直立常插着刀戈，就觉得充满了杀气，听啄木鸟敲树的声音并不认为好听，而只感到树是在疼。反倒盼着十二岁生日快来。

一天傍晚，她坐在坡上的栲树下，望见九天玄女庙后边的山头都向西倾斜，上边布满了无数条路，好像是绳索捆绑了山头往前走，那云就烧红了，后来又褪去，天暗下来，星星便出来了。陆菊人喜欢看星星，她看着星星，星星就有光芒射下来，她就想，星星也长了根的，和这栲树一样吗，星星的根是长了光明，而栲树的根却长到黑暗里去了。露水开始潮湿了她的裤腿，要站起来回去的时候，看见两个赶龙脉的人站在崖湾下，那里是她家的一块地，种着萝卜。她听见赶龙脉的其中一个人说：啊这地方好，能出个官人的。一个说：这得试试，明早六更，看能不能潮上气泡。就把一个竹筒插在地里，却又拔出了两个萝卜。陆菊人没有阻止那人拔萝卜，看着他们扭了叶子，剥了皮，啃着走了，也就悄然回了家。第二天五更，她是先去萝卜地，果然见竹筒上有个鸡蛋大的气泡，手一摸，气泡掉下地没了。后来，赶龙脉的人来，她藏在树后，瞧着他们看到竹筒上没有气泡，说了句：应该是真穴啊，咋是假的？垂头丧气地离开。陆菊人知道了这事，心系一处，守口如瓶，没有给任何人言传。十二岁生日一过，爹要送她去杨家，她说：爹，我不是你亲生的？爹说：你别怨爹，高高兴兴地去呵。你给爹当了一回女儿，爹没啥陪你呀。就流着泪煮了一盆鸡蛋，剥一颗让陆菊人吃了，再剥一颗让陆菊人吃了，还要再剥。陆菊人这时忽然想开了，自己给爹当了一回女儿，现在再去给杨家的儿子当一回媳妇，这父女、夫妻原来都是一种搭配么，就像一张纸，贴在窗上了是窗纸，糊在墙上了是墙纸。她不吃鸡蛋了，给爹剥出一颗，还给爹擦眼泪，说：我不要你陪金陪

银，你给我块地吧，就咱种萝卜的那三分地。爹看着陆菊人，陆菊人的鼻梁上有三四颗白麻子。爹说：这行，算是给你个胭脂地。

陆菊人坐着爹牵的毛驴就去涡镇，家里的那只小猫过来呜呜地叫。猫是个黑猫，身子的二分之一都是脑袋，脑袋的二分之一又都是眼睛。陆菊人说：你想跟我呀？猫嗖地跳上来，坐在陆菊人的怀里。爹说：去吧，镇上有粮，老鼠多。那天是大雾，人和驴出了纸坊沟口，回头就不见了路，而涡镇，河滩里的白鹭全然起飞，竟都栖落在那棵皂角树上。

涡镇之所以叫涡镇，是黑河从西北下来，白河从东北下来，两河在镇子南头外交汇了，那段褐色的岩岸下就有了一个涡潭。涡潭平常看上去平平静静，水波不兴，一半的黑河水浊着，一半的白河水清着，但如果丢个东西下去，涡潭就动起来，先还是像太极图中的双鱼状，接着如磨盘在推动，旋转得越来越急，呼呼地响，能把什么都吸进去翻腾搅拌似的。据说潭底下有个洞，洞穿山过川，在这里倒一背篓麦糠了，麦糠从一百二十里外的银花溪里便漂出来。

秦岭里的镇子很多，但最大的也就是涡镇，三万多人居住，不算那些巷道，仅贯道的街横着一条，纵着三条，分布着菜市、柴草市、牲口市、粮食市，还有城隍庙和地藏菩萨庙。当然这些庙格局都小，地藏菩萨庙也就一个大殿几间厢房，因庙里有一棵古柏和三块巨石，镇上人习惯叫130庙。所有的街巷全有货栈商铺，木板门面刷成黑颜色，和这种黑相配的是街巷里的树，树皮也是黑的。在树枝与屋檐中间多有筛子大的网，网上总爬着蜘蛛，背上都是人面的花纹。偶尔树枝上站了猫头鹰，夜里啼叫，白天里一动不动，脸也是人的脸。那棵老皂角树就长在中街十字路口，它最高大。站在白河黑河岸往镇子方向一看，首先就看见了。它一身上下都长了硬刺，没人能爬上去，上边的皂荚也没有人敢摘，到冬季了还密密麻麻挂着，凡是德性好的人经过，才可能自动掉下一个两个。于是，所有人走过树下，都抬头往上看，希望皂荚掉下来。镇子虽然

三面环水，能出入的只有北面虎山下有路，但镇子有城墙，有四个城门。北城门上有城门楼，下边的门洞很大，旁边的小屋住着老魏头，脊背上长了大大疙瘩，好像老是背了个布袋。他经管城门，门扇上贴了“天亮开门，天黑关门”的告示，也负责敲更，夜里在城墙上就能分辨出城壕外的河滩上坐着的是一条狗还是狼，也能听出谁家的小孩在哭还是河里的大鲢在叫。东门和西门也有城门楼却没有门洞，因为城门楼外就是河，岩岸齐楞楞的很高，鹤呀雁呀鹳呀还有斑鸠成年在城门楼上拉稀，白花花的像涂了石灰浆。南边的城门楼城门洞早塌了，大豁口外长了一排砍头柳。这种柳每年冬天都要把头齐茬砍去，春来再发新枝，不砍头它就死了。透过砍头柳，能看见褐岩岸下的涡潭，再往左几百丈远，石头上拴着一条船。船公姓阮，头上生疮就老是戴顶草帽，平日就坐在船上，等候着人坐满了，顺河去十五里外的龙马关，再三十里到平川县城。第二天，船被纤工逆流拉了回来，载着烟草，布匹，瓷器，红糖，香料和应有尽有的日杂用品。镇子里的猪都圈养，鸡狗却随便走，猪狗是黑的，鸡也是乌鸡，乌到骨头里都是黑。天空中常有从虎山飞来的鹰，那些鹰盘旋着像是一条一条棍，它们一来，乌鸡就要钻进拴在住户门前的高脚牲口身下。那么多的高脚牲口大半是驴，没有马，驴配马种要去黑河岸的东王庄，可驴马交配了生下的是骡子，骡子也就不少。杨家的住屋在东背街的三岔巷口，门前有一棵桂树。杨记寿材铺却在中街上，门口长着痒痒树。寿材铺里出卖材质不一的棺，柏木料有八大块的，有十二、十六块的，也有杂木料，比如橡木桐木和槐木。杨掌柜迟早都在铺里，一边和进来的人做寿材生意，一边还用芦眉子编着金山银山的纸扎，或没事了，就蹠在痒痒树下往街上看。他不能对街上人说：你来呀，你来呀！街上人家里没丧葬了不肯到铺子里来的，传说那门口常有鬼，尤其下雨的黄昏天，鬼会站在铺子的屋檐下一长行。杨掌柜自己便用指甲挠痒痒树，碗粗的树，在根部一挠，树全身酥酥地颤抖，以此能让人稀罕了过来。

* *

陆菊人在杨家了十年，人出落得丰乳肥臀，屋院门外的桂树也高过了门楼，冬天不落叶，八月里花开了，全镇子都能闻见香气。陆菊人是一大早开了门就扫落在地上的一层花瓣，那是褐色的，黄色的，金灿灿地闪着光亮，她会小心翼翼地把手花瓣装进一个小布袋，凡是谁路经门前了，闻见了气味，一扭头，看见了她就在门道里，说：你家这么好的桂树！她就送一个小布袋，说：桂树是我家的，大家闻见了，也就是大家的。于是有更多的人特意要来走过，接受了小布袋，而眼睛还盯着陆菊人，赞叹着她越长越好看了。无论受到怎样的夸奖，陆菊人都安安静静，在家里忙家务，也到寿材铺帮公公料理生意，还要每年清明去纸坊沟的三分胭脂地里种麻，收获了把麻秆沤在河边再剥了麻丝拧成绳子给一家人纳鞋底。她没有想着到了杨家要改变杨家的日子，就像黑河白河从秦岭深山里择川道流下来一样，流过了，清洗着，滋养着，该改变的却都改变了和正改变着。到了杨掌柜的儿子十二岁，割了礼，该是圆房的年纪，杨掌柜的老婆竟害病死了。红事和白事不能撞着，捱过了三年到头，涡镇的形势便越发不好了，许多商号货栈都关了门，而富裕人家纷纷在虎山的崖壁上开凿起石窟。杨家原准备张灯结彩，办几十桌酒席，结果布置完一间厦屋，炕上铺好新被新褥，中午只请了130庙的宽展师父和安仁堂的陈先生来证个婚。宽展师父是个尼姑，又是哑巴，总是微笑着，在手里揉搓一串野桃核，当杨钟和陆菊人在娘的牌位前上香祭酒，三磕六拜时，却从怀里掏出个竹管来吹奏，顷刻间像是风过密林，空灵恬静，一种恍若隔世的忧郁笼罩在心上，弥漫在屋院。杨钟说：这是笛还是箫？陈先生眼睛看不见，仰起脸来眼仁珠全是白的，陈先生说：这是尺八。杨钟说：尺八？是管长一尺八吗？我量量。陆菊人赶紧拿手掐他，杨钟跪着不再多嘴。尺八声突然惊悚起来，让人听得撕心裂肺，能感

觉到自己的脸都有了些狰狞。陈先生说：哦，师父吹奏的是《虚铎》。宽展师父就收了声，又安静坐在那里，揉搓野桃核，微笑着。陈先生便也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来，打开了，里边是一颗麦，一颗米，还有一张用蝴蝶蘸墨拓出的印纸，一张用蜻蜓蘸墨拓出的印纸，把麦颗和蝴蝶印纸给了杨钟，把米颗和蜻蜓印纸给了陆菊人，说：水火既济，阴阳相契，育物亲人，参天赞地。然后大家就开始吃饺子。这一顿的饺子包得多，还剩下了一筛子底。

到了晚上，杨钟和陆菊人坐上了厦屋的炕，两人拿出麦颗米颗和两张印纸看。杨钟说：陈先生是郎中，他拿这些东西让咱化了灰喝啥意思？陆菊人看了半天，说：给你的是女的，给我的是男的。杨钟说：你咋知道的？陆菊人就脸红，说：你看么，你对着看么。这一夜隔壁人家的驴一直叫唤，杨掌柜在上房里没有睡，他防备着老鼠，就守着放饺子的筛子直到了天亮。

那年月，连续干旱着即是凶岁，地里的五谷都不好长，却出了许多豪杰强人。这些人凡一坐大，有了几万十几万的武装，便割据一方，他们今日联合，明日分裂，旗号不断变换，整年都在厮杀。成了气候的就是军阀，没成气候的还仍做土匪，土匪也朝思暮想着能风起云涌，便有了出没在秦岭东一带的逛山和出没在秦岭西一带的刀客。

开凿石窟首先是阮家起的头。船公的独子天保和井家的大儿宗丞在县城里读中学，天保回来说县城那边的富户都在山崖上有石窟，一有了兵匪来，躲进石窟就万无一失，他家便在虎山东崖上开凿了个三间室的。阮家一开凿，盐行的吴家，茶行的岳家，接着是李家、樊家、窦家都在开凿，平日里这些人家把财富藏着掖着，还哭穷，这一开凿便暴露了殷实。于是一段时间里，街巷里人与人见了面，常询问着，你家还没开凿吗？有好脸面的，说：开凿呀，我心寻思是凿一间室的呢，还是三间五间室的？有的却见不得说石窟，一说石窟就来气：谁抢我呀？娘的个×，我还想抢他哩！问话的人说：你咋这躁呀？那人

说：我穷我能不躁?! 娘的个x! 问话的人也就躁了：你穷还有理啦? 像你这号人该穷，死了都是穷鬼! 双方吵起来，声音一个比一个大，后来就动了手。动手不在于挨了几下，要的是气势上压倒对方，提裤子，挽袖子，吹胡子瞪眼，再是配上抄家伙的动作。旁边的人赶忙来拉开，那人还在吼：娘的个x! 有能耐你不要走么! 自己倒先走了。

虎山的东崖有几十丈高，直楞楞的像是刀劈的，上面只长苔藓和稀稀的几丛斛草。石窟开凿在那里了，人从崖顶是难以下来，从崖根黄羊也爬不上来，即便拿手枪打吧，子弹不会拐弯，再好的枪法只能射在窟口，溅些火花，或许住到石窟里的人还要羞辱你。在荷叶里拉了屎，提了四个角甩下来。但出入石窟就艰难了，得拿两块木板，先把一块搭上沿壁凿出石窝里嵌着的木橛上，走过去了，再把另一块木板搭到前边的木橛子上，又抽掉后边的木板再搭到前边去。如此来回抽木板搭木板，云雾就在身边，手能去抓，怎么也抓不住。杨钟很喜欢到别人家的石窟里去看，他手脚利索，可以在木板上小跑，嚷嚷着鸟飞过了，空中怎么就没留下痕迹? 窟里的人问：哎杨钟杨钟，你家咋还没开凿呢? 杨钟说：这我不管! 再问：你家的事是你爹管还是你媳妇管? 杨钟不回答，在木板上还做了个倒立，肚子亮出来，上边长着一层毛。

杨掌柜是和陆菊人商量过开凿呀还是不开凿，但一直拿不定主意。一是家里并没有多少积蓄，二是还想着真能有兵匪到镇子里来吗，就是来了偏偏就伤害了自家? 陆菊人也问猫，那只猫已经很老了，终日都卧在门楼上的瓦槽里，睁着眼睛看屋院外来来往往的路人，看远处的城墙和站在城墙上的水鸟，猫始终没个回应。这么再挨过了半年，秦岭里过冯玉祥的队伍，又过白朗的队伍，再就是有了国民军的69旅。冯玉祥的队伍和白朗的队伍在一百五十里外的方塌县打了一仗，又在桑木县的高店子打了一仗，冯玉祥的队伍把白朗的队伍打散到西边一带。没想逛山和刀客竟联手了再打冯玉祥。后来69旅不知怎么

又和逛山追杀刀客。涡镇外的黑河白河岸上常过队伍，一溜吊线地过，穿什么服装的都有，背着汉阳造，或者大刀长矛。每每队伍一过，老魏头就敲锣，镇子北城门关上了，没有兵匪进来。但后来的一支队伍就来拍门，门不开，几个炸药包子绑在一起便把门洞高楼轰垮了，抓住老魏头说：把钱财交出来! 老魏头把锣和锣槌给了，当兵的把他压在地上剥衣服，才发现脊背上一个碗大的肉疙瘩，骂道：以为你藏着细软! 在肉疙瘩上砍了一刀。这一刀把老魏头没砍死，躺了三个月，天天给挂在墙上的钟馗像祷告，竟然又活下来，只是从此，背驼得更厉害，看人不看脸仅看脚。这支队伍进了镇，找到镇公所主任，主任姓常，要求各家各户有钱的出钱，有粮的出粮，没钱没粮的出驴出骡把粮草送出县境。才照办了，没过几天，又来了一支队伍要粮钱，主任说：不是才给了吗? 谁知两支队伍是对头，主任被打了三枪，死在老皂角树下。后任的主任是巩铁匠的堂兄，他带上端枪的兵上门收缴，凶神恶煞的，队伍一走，他的小孙子就失踪了，第三天发现在虎山下一棵树上绑着，豺吃了下半身。虎山后沟里下来的豺比狼大，都是白面。没人再敢当主任了，涡镇的人成了乌合之众，是一群麻雀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哄地惊散，杨掌柜这才下了决定也得开凿石窟。

杨家父子在虎山东崖上选中了方位，雇了两个石匠，日夜赶工，陆菊人便一天两次提了瓦罐送水送饭。陆菊人的腰身明显有些笨了，髻缩得高高的，穿了件青花长褂，傍晚从虎山回来，累了，坐在北城门口那一堆乱石条上开口出气，老魏头和陈皮匠的老婆在旁边的榆树下说话，都没有看到她。他们好像在议论着恐慌，陈皮匠的老婆说：他伯，你说，这日子啥时候能好呀? 老魏头说：天有尽头吗? 从镇子里看天，尽头在虎山上，到了虎山，山那边还是天，啊你穿新鞋啦? 陈皮匠老婆把脚一收，说：你胡看啥的! 唉，半夜里老是惊，醒来就一身汗，咱这镇上咋就出个官人呀，有个官人就能罩咱们哩! 陆菊人听见了，抬头往虎山看，虎山湾下往西北的那条沟就

是纸坊沟，纸坊沟里那三分胭脂地，她笑了一下，要去接话说，涡镇迟早会有个官人的，但她没说，也坐着没动，却想：官人能是谁呢，即便将来公公过世了埋在那里，是杨钟吗？那猴一样不稳重的人是做官人的料吗？或许，是肚里的孩子？！陆菊人又笑了，但她笑得没声，把一口唾沫吐出来。榆树上的鸟往下拉粪，把一粒粪落在陈皮匠老婆的肩上，她蹬了一下树，鸟飞了，说：瞧这霉不霉，他爹这脚一崴，来祥去收皮子，明明收的是十张，拿回来成了九张，让人骗了，这鸟又拉在我身上，我才换洗了的褂子！老魏头说：乱世里鬼多么，家里不安宁了，你让来祥晚上来我家取钟馗画，你得祷告哩。陈皮匠老婆说：一幅画真起作用？一扭脖子，便看见了坐在乱石条上的陆菊人，陆菊人不停地吐唾沫，几只灰翅膀蝴蝶就在唾湿的地上飞，说：杨钟家的，你吐唾沫哩？陆菊人不吐了，说：婶，婶。陈皮匠老婆说：是不是有身孕啦，你站起来，我看看。陆菊人脸开始泛红，说：四个月了。陈皮匠老婆说：四个月了？这月子要坐到五黄六月，咋选那么热的天气？！陆菊人说：人家要跟我来，我总不能不让来么。陈皮匠老婆说：也是也是，这由不得你。就过来拉陆菊人的手，又摸她的脸和肚子，说：快回去，天黑了，外边不干净。忍着吐，要么容易吸凉气哩。老魏头说：吐着也好，进门的时候回头再吐一口，给鬼留口痰，外边的鬼就不跟着你到屋里去。陆菊人应声着起了，陈皮匠老婆还在说：我得数说杨掌柜的，身孕都这明显了，还让去送水送饭！

陈皮匠的老婆后来果真数说了杨掌柜，杨掌柜这才知道儿媳来了喜，就让陆菊人在家呆着，他两头跑，既在石窟里干活，饭时了又回家取水取饭。这一日提了饭罐刚出了三岔巷，有声音说：老胳膊硬腿的还轻狂，这路都不会走了么！杨掌柜扭头一看，是水烟店的井掌柜提了一条大鱼过来，不远不近的还跟着三四只流浪猫，说：啊买这么大的鱼，给我留双筷子哈！井掌柜说：行啊，宗丞的老师来家了，你陪着喝几杯么！听说你快要当爷啦，别脚步踏不稳，把罐子提了个

罐子系儿！杨掌柜说：嘿，嘿嘿。你家没也开凿个窟？井掌柜说：我哪富有？要说买条鱼我倒买得起，谁来打我主意，把这鱼提去好啦！就看见了那三四只流浪猫流着口水，眼睛都发绿，跺一跺脚，撵走了。杨掌柜说：你不富有？你那互济会的大洋怕是拿瓮装的！井掌柜忙朝四下看，低声说：你咋知道有互济会？杨掌柜说：你以为我只和死人打交道？井掌柜脸黑下来，说：这话你要烂到肚里！我告诉你，互济会的钱是众人的钱，黑河白河里的水那是水经过黑河白河的！转身就走了。杨掌柜兀自说了句：水经过黑河白河那黑河白河也湿呀！一时有些尴尬，也觉得这个时候不该说那话的，便打了一下自己的嘴。

盐行的吴家，茶行的岳家，开凿出的洞窟是一厅三间室的，还有厨房、水窖和厕所，杨家没那么多资金和劳力，只开凿了一个小窟，小窟里又套着一个更小的窟，就这也进度缓慢，差不多过了三个月还没完工，却意外地听到一个消息：井掌柜死了！

* * *

井掌柜的箱底真的不厚实，一家四口，也就开了间水烟店。秋后在龙马关收购烟叶时，别人都在货店里批发，他到烟农的地里去，只买每株烟苗上第三片和第四片叶子，回来晾干切丝。他的烟丝讲究，一个烟丝要喷一盅白酒，再喷两盅黄酒，然后撒点辣面，拌芝麻香油，用白布包了再用油纸包了，阴在水瓮旁的潮地上，一个月后才打开。烟丝柔软香茎，又颜色黄亮，井掌柜的生意就不错。但涡镇上有四家水烟店，毕竟他的店小，只能说还能坚持，他就谋划着成立了个互济会。互济会是百多户普通人家集资，两年一个档期，各拿出一定的钱集中作为基金，谁家突然有了灾灾难难，或者急需开支，基金就提供帮助，但必须第二年底还清，统一结算了，再进行下一个档期。互济会是秘密进行的，井掌柜是发起人，又善于计算，他就是了会长，掌管了全部资金。当他把那么多白花花的大洋拿回家，他老

婆吓得浑身发抖，问哪儿来的这么多钱，钱多了就成阴票啦。井掌柜骂老婆说话不吉利，告诉了互济会的事，老婆还是害怕，说：咱这么穷的，咱敢管？井掌柜说：咱穷啦？我儿子多好的咋就穷啦？！

井掌柜骄傲着他的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确实都能行。大儿子井宗丞黑是黑，但能说会道，办事干脆，和阮家的阮天保在县城里读书，在县城里读书的也就是他们两个，而且阮天保只是初中二年级，他已经读到三年级了。小儿子长得白净，言语不多，却心思细密，小学读完后就跟着王画师学画，手艺出色了，好多活计都是王画师歇着让这个徒弟干的。因为有两个儿子，井掌柜曾在皮货店和陈皮匠说话时，嘲笑过盐行的吴掌柜和茶行的岳掌柜：挣钱留给儿子？儿子不行你留下他也守不住，儿子行了，还用得着你留？陈皮匠心里酸酸的，他的儿子陈来祥太笨，说：啊，啊啊。偏这时陈来祥进来了，嚷嚷肚子饿了，问店里有没有吃的。陈来祥能吃能喝，力气大，却老受伙伴们捉弄，刚才和卖凉粉的唐景、挂面坊的苟发明、杨钟在街上走，杨钟就把手按在屁股上放了个屁，立即又把手伸到他的口鼻前，说你闻闻这是啥？他竟真的闻了闻，惹得众人一阵嬉笑，他就不和他们玩了，独自回到店来。陈皮匠气得说：你肚里有掏食虫呀，早上吃了三个蒸馍，这才半晌午就饥啦？你也不伺候你井伯！陈来祥说：井伯是熟人。陈皮匠说：熟人不伺候啦？！陈来祥说：井伯好！井掌柜哈哈地笑，说：来祥这身体结实么！

井掌柜是到龙马关收购烟叶时遭绑票的。认购的烟叶品质好，价格又合适，约定三天后一手交钱一手拿货，井掌柜就在烟农家多喝了些酒，背了褡裢一路头重脚轻地飘着往回走。走到碾子坪的那棵橡树下，啪地一颗橡籽落在他脑袋上，他说：嘖，天上咋不掉大洋呀，让大洋砸死我！仰头往树上看，树上就跳下三个蒙面人，当下把他压住绑了。井掌柜没有反抗，也没骂，说：兄弟，不要杀我！一个人说：你是长辈，不杀你，但你得配合！另外两个人就脱了他一条外裤，又

拿了褡裢里他的石头眼镜，连夜去涡镇找他的老婆，吓唬着要一千块大洋。

井掌柜的老婆吓得半天说不出话，手只是摇，来人给她个棒槌，她握住棒槌手就不摇了，说水烟店生意小，哪里会有一千块大洋？来说那互济会的钱呢？她说你们也知道互济会？互济会的钱不是井家的，怎么敢动呢？来说你舍不得钱那就撕票啦！她只好从炕洞里掏出三百块大洋，又挪开板柜，板柜后墙上有个窟窿，窟窿里有个包袱，解开了，是二百块大洋。还有两个银项圈。来说人要一千块的，这不够么。她说我就知道有这么多。来人拿了五百块大洋，还要那两个银项圈。她说这是两个儿子小时候戴过的，得给儿子留个作念，但银项圈还是被拿走了。后半夜里，井掌柜一瘸一跛地回来，口渴得喝了一瓦盆浆水，说：丢人了，人丢大了！就睡倒在炕上。

互济会共有一千多块大洋，井掌柜先是悄悄埋了五百块，再把另外五百块分别藏在炕洞和墙窟窿时，老婆看见过，没想这另外五百块大洋就没有了。井掌柜在炕上给老婆叮咛：这事让谁都不要知道啊！互济会的钱不能少，咱得想办法补上。他想卖掉水烟店，又怕突然卖掉水烟店了会引起镇上人猜疑，就决定悄悄卖地。井家在白河岸有十亩水田，在虎山湾里有十二亩旱地，一直都租给当地人种着，井掌柜便要把二十二亩地全卖掉。

卖地头一天，突然下起雨，先还是街面的水潭里满是些钉子在跳，后来白茫茫一片，像是雨的芦苇园子，还晌午着就模糊了十字路口的老皂角树。井掌柜提了一坛酒到寿材铺来要和杨掌柜喝，当时铺子里还有陆菊人，还有安仁堂的陈先生。

杨掌柜有头晕的病，陈先生配制了一些丸药送过来后，雨大得没能回去，杨掌柜就留着喝茶说话。先生说：屋里暗，你把灯点上吧。杨掌柜说：你眼睛看不见，还要点灯？先生说：天暗了就得点灯，与看得见看不见无关。陆菊人知道陈先生是个怪人，也就把灯座移到桌上，添满

菜油，点燃了芯子。杨掌柜续着茶，还在说本该他去安仁堂请药的，你倒送了来，偏下这么大的雨。陈先生倒感慨他这大半生了，总是在雨天有大事，五十年前也就是这样的雨天，他是跟了元虚道长学医，二十年前天也是下雨，被拉去当的兵，十年前他自己把自己弄瞎了眼回涡镇，雨大得黑河白河的水都涨了。杨掌柜就说：我也只知道你在县城的八仙观里要当道士的，没想等你回来了却是个郎中，竟然还不知道当过兵，自己把自己眼睛弄瞎了，这是咋回事？陈先生却不吭声了，雨落在屋瓦上，爆豆一样的响，突然就笑了，说：你这头晕病是怎么得的，啥时候头晕，头晕起来怎么个天旋地转，你给人说吗？杨掌柜说：说那有啥意思？先生说：昨天吃过的饭，今天还吃饭，上个月剃过头了，这个月就不剃啦？人这一生就是堆积日子么。杨掌柜说：照你这样说，我活得就没指望啦？这镇上多少人都家大业大了，我这铺子几十年还是这么个小生意！先生说：你呀，嘿嘿，咋说你呀，嘿嘿。杨掌柜也嘿嘿起来，说：你会算卦，你也给我算算。

就是这时候井掌柜进的门，他没有打伞，也没有戴草帽，浑身湿淋淋的，把酒罐子往桌子上一放，嚷嚷着下雨天不睡觉就喝酒，正好陈先生也在，咱喝它个不醉不散。先生说：听你这声，虚火恁大的，还喝呀？！陆菊人看井掌柜，果真眼睛赤红，嘴角溃烂。井掌柜说：这雨下得心烦么，喝！杨掌柜说：难得你能上我门，喝么，我这头晕半个月了，不敢喝也得和陈先生陪你喝！三人就喝开了，很快都上了头。井掌柜说：陈先生，刚才我来时你正算卦哩，你也算算我有没有坎，坎能不能过去？先生说让井掌柜说出个汉字，再报个三位数，摆弄了一阵，说：你注意着别让水淹。井掌柜说：我不撑船，也不坐船，咋能水淹？先生说：从河岸上走过的时候小心栽跤。井掌柜说：我还不到七十八十哩，栽不了跤，即便栽跤就能掉到河里去？笑了笑，看着陆菊人拿了蓑衣苦门外台阶上的那副棺，怕水溅上去，说：这雨淹不了我吧，杨掌柜，生意怎么样？杨掌柜说：能怎么样？井掌柜说：我给你

个生意吧，给我做个八大块的，柏木料！杨掌柜说：喝多了吧，我可不盼你死哩！井掌柜说：谁不死？死了能睡上个好棺这就够了！

这场酒喝到天黑多时，喝罢了井掌柜提来的一罐，又喝了杨掌柜的两个小罐，雨是住了，井掌柜却倒在地上，瘫成一堆泥。杨掌柜和陆菊人把他抬到躺椅上睡了，陈先生也说他要回去。杨掌柜说：你行不行，要么等杨钟回来了送你？先生说：我行，你给我点个灯笼。提了灯笼就摇摇晃晃地走了。鸡叫过两遍，杨钟还是没有回来，陆菊人看着桌子下两三个空酒罐子歪着，罐子都碎了，一个罐子口还往外流着酒，就像是人死了还冒血泡，说：爹，杨钟是不是又要钱了，我到街上找去。杨掌柜叹了一口气，说：你回家歇去，我在这儿陪着井掌柜。

这一夜杨掌柜和井掌柜都在寿材铺里，第二天井掌柜酒醒了，到白河岸和买家签契约。买家当然要请他吃饭，吃了一碗觉得肚子疼，去了厕所。涡镇的厕所都是蹲坑在一间茅房里，墙外是粪尿窖子，黑河白河岸上村寨的厕所直接就是粪尿窖，苍蝇哄哄哄，井掌柜说：这脏的能蹲下？还是蹲在窖沿上了，一边拉，一边用蝇拍子打苍蝇。买家在屋里见井掌柜很久了不回来，喊道：旁边那堆石头是擦屁股的！过了一袋烟时间，井掌柜还没回来。买家就去了厕所，说：你是厕井绳啊？！厕所里却不见了井掌柜，粪尿窖上漂着一顶地瓜皮帽。忙喊家人打捞，打捞上来，井掌柜死了。

* * *

井掌柜一死，老婆在灵堂上哭恹恹，哭声里诉说着他这是啥命呀，绑了票都没死却死在粪尿窖子里。哭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这话传出去，涡镇一时炸了锅。陆菊人因有身孕，不能来吊唁，按风俗规则就蒸了两个大馍为献祭。杨掌柜拿着去了井家，她便在家里做起硌钵。做硌钵是把一些烂布片子铺在门扇上抹糨糊，铺一层烂布片子抹一层糨糊，铺抹成四层五层了，晾干了，将来

蒙上好布可以纳袜底子和鞋帮子。陆菊人做着砑钵，脑子里老是纠结：这人的命说顽就顽得很，说脆就脆得很，跌进粪尿窖子里也能死？这一死，井家的光景也就完了？！便又想着那天井掌柜能提了酒来寻人喝，他可是从来没有到寿材铺里喝过酒呀，还喝得大醉，又突然地把白河岸上自家的地也卖了，这肯定都与被绑过票有关！那么，这绑他票的是谁呢？井掌柜并不是箱底厚的人家，为什么就绑了他的票啊？！陆菊人就不抹糨糊了，眼睛黏起来，心里是了一盆子糨糊，瓷呆呆地看着猫。猫依旧卧在门楼上的瓦槽里，眼睛发黄，像琉璃一样，也在看着她。这个傍晚，陆菊人觉得猫的眼光很怪异，十分森煞，她想给猫说句话，嘴张开了，却什么也没说出来，咽下了一口唾沫。

井家突如其来的横祸，使镇上的女人都成了长舌妇，男人也成了长舌男，说什么话的都有。更糟糕的是井家的两个儿子都不在家。陈皮匠派陈来祥去县城找井宗丞，学校说井宗丞已经有半年没来上课了，不知踪影。而井宗秀跟着师傅在麦溪县给一乡绅家画祠堂，那相距一百八十里啊。陈来祥从县城回来后，换了一双鞋，又去了麦溪县。等到陈来祥和井宗秀回来，井掌柜的灵堂已摆了四天三夜。

井宗秀回来其实并没有先进涡镇，而是和陈来祥直脚去了白河岸，要寻买地的那户人家。村子里狗多，一个扑着来咬，十几个都扑着来咬，井宗秀从篱笆上抽出一根棍，抡着就打，给陈来祥说：你拾块砖！陈来祥说：拾了，伯是在他家没了命，咱也不让他好死！两人到了那家，男的都不在，只有个小个子女的，女的吓得头不敢抬。问卖地的契约在哪里，说在桌子上放着，问买地的钱呢，说还在桌子上放着。果然上房的桌子上整整齐齐放着契约和一摞银圆。井宗秀又问：粪尿窖子在哪儿？女的领着去了山墙外，粪尿窖子很大，粪尿几乎要溢出窖沿子，女的扑咚跪下磕头。井宗秀和陈来祥扭身又回到上房，扔了木棍和砖头，坐在椅子上了，说：有啥吃的？那女的就进来，说：你们不会让我们赔命吧？

井宗秀说：要了你们的命我爹就能活啦？！那女的一下子长高了许多，朝着院子喊：他爹，他爹，井掌柜的儿子达理哩，没事的，你出来！院角的麦草垛里就钻出个人来，竟然个头比陈来祥还高，赶紧叙说了井掌柜当天被淹死在粪尿窖里的实情，又赶忙从厨房里往桌子上端了蒸馍和烧鸡，催促着老婆快去擀面。井宗秀在警告着：对谁都不要说我爹是跌在粪尿窖子里，他那么个大人，怎么能在粪尿窖子淹死呢，他是突然头晕，下台阶时跌倒的。那男的说：是的是的。井宗秀就从那擀银圆里取出一枚，拍在了桌子上，说：今日就把那个粪尿窖子填了。那男的说：那总得拉屎拉尿呀，填了又到哪儿去挖个窖子呀？井宗秀说：我管你在哪儿挖，这个必须填！

井宗秀回到家，给爹料理后事，问娘互济金有多少。娘说，你爹死前没留下一句话，我也说不清，当时办互济会，好像各家的出资不一样，有的五个六个大洋，有的十个二十个大洋。井宗秀估摸了一下，百多户人家该集资上千个大洋的。又问娘绑匪索去了多少，娘说五百个大洋，再问那剩下的五百个大洋藏在哪里，娘说这我不知道，你爹没给我提说过。就扑倒在灵堂上哭：他爹呀，我的没活够的他爹呀！你丢下我们叫谁照应呀？他爹呀，他爹，你回来把我也引上走呀！井宗秀也没叫邻居的婆婆婶婶们来陪娘，他把院门关了，翻箱倒柜地在家里寻，没寻着，在院子里挖，也没挖出来。娘说：钱是大伙集的，你爹一死，人家肯定来追要，这点卖地的钱肯定不够啊。井宗秀说：你千万不能说绑匪索了五百大洋，别人若问起，就说把全部基金都索抢了，后边的事我来办。

但是，又仅过了一天，阮天保从县城坐船回来，带了另一宗消息：县保安队剿灭了一股共匪，把共匪的一个头目的头割了就挂在县广场的旗杆上。涡镇的人似乎听到过共产党这话，但风声里传着共产党在秦岭北面的大平原上闹红哩，怎么也进了秦岭？阮天保就说共产党早都渗透来了，县城西关的杜鹏举便是共产党派来平川县秘密发展势力的，第一个发展的就是井宗丞。为了